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過去有人說，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的官小。這一次到北京參觀大閱兵，方知道自己年老力衰，不堪這種活動的折騰。可以說，不到北京觀禮，不知自己年老。

北京觀禮記

晨八時起床，六時早餐，七時安全檢查，八時到達長安街觀禮台。烈日當空，要等兩個鐘頭，閱兵儀式方才開始。熬至十時五十分左右結束，還要自行步行回北京飯店午餐。請看這張時間表，對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能否經此煎熬？

好在我按規定，年逾七十五歲的老人可以自費帶上一位隨從，我更利用他人的名額自費多帶一位，使在我辦公室中工作的兩位秘書都能同行。正是他們，加上一張輪椅，我才能順利而無病無痛地完成這次行程。

正是天公作美，閱兵之日，全程烈日當空。如果下雨，就算是小雨，也大煞風景。但坐在露天的看台上，雖可戴上帽子，也够難受的了。我們這些長者，還「偷雞」躲在觀禮台旁的遮陰角休息。直到上午九時方才正襟危坐在席位上。

回程從天安門西側到北京飯店，看似很近，其實有好幾里路。我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曾有一次去天安門看升旗禮，來回北京飯店與天安門前之間，也跑得很累，何況現在已是風燭殘年！詩云：「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今次只有烈日，沒有嚴霜；只有熱風，沒有春風；到的不是草廬，而是賓館大廈了。

我在觀禮台上坐的是第一排，所以檢閱部隊和新式武器都看得一清二楚。前列的老兵坐在大貨車上，他們臉上的皺紋和喜悅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惜我不是軍事專家，對許多新式武器或導彈都沒什麼分辨能力。

我們的觀禮台是在天安門城的右側，不在對面，所以看不到城樓上的情景，有說香港代表團有五個人應邀登上城樓，包括曾鈺成老弟在內。但從電視看，他們應該是在城樓的右側，並不是城樓內。因為各國元首和來賓多着，站位不足，外賓優先，自己人只能向外挪了。

琴台聚

潘國森

釐清了一些誤解，此下轉入正題，就是紫微斗數這一門相對「新興」的算命術過去究竟是怎樣發展。這個可以先從橫向比較入手。現時以紫微斗數算命可算是「顯學」，前一種算命顯學則非子平莫屬。前賢留下子平學理的資料多，斗數的資料則相對少。子平到了現代又是怎樣發展？我們可以看看民國時代的前輩名家的研究方向。

帝統十全格

簡單來說，一是研究自身及親友的命造，二是研究當代名人的命造。算命術是「術數」的範圍，跟最廣義的「數學」有共通點。小孩子上學學習現代數學時，是怎樣改進？當然是多解習題了。這方面於學算命術也相同。那又為何要研究本人的命格？那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運程順逆了如指掌。常言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個說法其實並非全對。有些時候會反過來是「旁觀者迷，當局者清。」清代任鐵樵、民國時徐樂吾及章千里等名家都從深入研究自身的命造而有新發現、新體會。多看命例是研習算命術的不二法門，但是個人會受自身的生活圈子所限，大富大貴、有大成就的親友不多，那就要多研究名人命例，尤其是古人命例。何解？一則古人已死，生平資料較齊全，可以「蓋棺定論」；二則研究時人命造，怕要追蹤多年，術者未必有這麼長命！看古人命造是學術探討，推算時人命造則是實際應用。

讀者諸君至此或許會有疑問，潘國森憑甚麼說斗數的發展要靠研究時人命造？

梅足跡

車淑梅

曾幾何時，歌手出唱片都會派「每人一張，時勢不同，今天只會派給電台唱片房。那天兒年輕同事上有一張盧冠廷(Lolo)簽了名的新發燒CD，原來他是真金白銀買的，他強調是Lolo的歌迷。嘩，我還以為他的迷都應該「二十五」歲，這點連盧太唐書琛(Susan)也深感奇妙：「我們走在街上，不時有年輕人走過來要求簽名合照，又說新碟好好聽。」難怪推出一個月已打破「金唱片」銷量，高達一萬張，被譽為天碟中的天碟。

填詞人唐書琛

Lolo二十一年沒有出唱片，但，在這些日子裡，他照常朝九晚五如上班般天天研究音樂，心得便出來了。今天英雄有用武之地，並非一直沒人邀請，而是他要送大公司「食多人服侍，否則不出山也罷」。唱歌是他選擇的職業，雖然當年Susan父母對他甚有保留，只相信女兒的眼光，一定看到這男子他們看不到的優點。才女唐書琛自小夢想做偵探，要報讀犯罪心理學，父親認為此職業太灰而反對。不過，Susan中文底子極好，可能因為她有個開辦軍校和雲南大學的爺爺，文武雙全的唐繼堯將軍。Susan更為Lolo將盧國富改名為盧冠廷，愛此名字的喻意不是大紅特紅，而是慢慢地走红。結果，兩夫婦雙劍合璧打拚樂壇，第一首作品《天鳥》已先聲奪人，「我們要多謝當年沒有錢，他作了曲，填詞人太貴，唯有由我來試試，可能真的有點天分，很快便寫好了。記得在已三錄音，雷叔走過來對我說：『廣東詞唔係咁填嘅！』我沒有反駁，歌紅了，也跟前輩做了好朋友。及後，寫《過路人》就只寫出了這三個字，再沒有靈感，也是雷叔替我執手尾。」

Susan笑言自己並非丈夫的御用填詞人，她也填過郭小霖《一千句「Sorry」》，鄭秀文《這夜我不願離開》等。二十二年來與丈夫共同進退對筆了，也難怪令人有此聯想，「我不寫因為不懂新一代歌手的心聲，我填詞的價值在於對社會盡綿力，要對人們有好影響，不要教壞人。」她的新作《人間天堂》，就是要大家修好自己的心：「如果世上多一點愛，容許一切也同在，無恨意，無成見，惡夢也不來……願昨天的少年，來日一天，明白人間天堂就在心的深處。」

昨晚中秋夜夫妻倆用六十倍的望遠鏡欣賞超級月亮沉醉在兩人的人間天堂。結婚三十一年，回想當時，唐小姐魅力非凡，追求者眾，有油王、律師、醫生和富商，卻被這位由美國回港參加歌唱比賽的「過路人」追到了。她愛他經歷了這麼多風波，沒有變成壞人，認定他是性本善，對他有信心。Lolo力言Susan是他的人生拐杖，處處對他扶持。



左起：Susan、Lolo和車淑梅合影。作者提供

在此可以舉兩個民國時代出現的新格局。一是「陰精入土」（太陰辰宮安命），一是「木逢金制」（食狼申宮安命）。清代以前的資料未見有相關的論述（不排除潘某人孤陋寡聞而有誰人藏得「秘笈」），但是剛巧二十世紀兩位地位極高、權力極重的大人物正是這兩個格局。這個推理方式近似於西法邏輯學入面的逆推法（Abduction）。斗數的基本「學理」和法則已在，而證之於實例，卻出現過去歷代「祖師爺」未知的性質，由此逆推，就是重大的新發現！

為何原本主富的太陰，在辰宮反而成就「武貴」的大格？為何五行屬木的貪狼在屬金的申宮，名義上木受金剋制反而成為大領袖？這在斗數現存舊有的「理論」無解，於是前輩高賢就訂定了新的格局、新的通則，並起了一個足以令後學印象深刻的新名稱。

讀者諸君或會再有疑問，潘國森憑甚麼這樣講？是否制定「陰精入土」和「木逢金制」的前輩親口告知，或是其傳人傳授？都不是！

這是潘國森步武前輩的親身體會。在帝制時代，中國最富貴的是甚麼人？當然是皇帝。中國近五百年最富貴的又是誰？當然是清高宗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他的斗數盤是甚麼格局，竟然是天相在西宮安命！現時流行的斗數著作，十居其九都說天相在卯西宮是「弱宮」，誰會想得到乾隆皇竟然是天相在西宮的命？

凡是發現新格局，都應該擁有「命名權」，潘國森「當仁不讓」，為乾隆皇這個「天相在弱宮」的大格命名為「帝統十全」，當為給高宗純皇帝拍一拍馬屁吧！（斗數與統計·四）

記憶中的鄉野美食

兒時在農村，快樂的獲得有時非常容易。儘管那時物質條件差，吃的食物粗劣，但我們孩子們總能在田野裡尋到美食，不花分文就可大飽口福。這些美食看似身價低賤，不為人重，卻各具特色，各有風味。至今想起它們，仍覺回味無窮。

春天，萬物復甦，草長花開，田野裡處處生意盎然。然而此時，青黃不接，靠糧食為生的農家卻最缺糧食，吃糠咽菜是常有的事。於是，我們常常相約來到田間，拔茅根草充飢。

茅根草即茅草。這種草常生長在河邊沙地裡，葉如長劍，開長穗狀白花。當花穗末抽出時，就深藏在葉鞘裡，鼓鼓的像個小棒槌。將「小棒槌」輕輕拔出，剝開包着的嫩葉，便露出雪白如玉的嫩穗。放進嘴裡一咬，糯糯的，軟軟的，淡淡的甜味中帶一股泥土的芳香，像蜜糖卻比蜜糖清香可口，似奶酪又比奶酪柔韌耐嚼。嚼着嚼着，嘴角泛起草色，心中卻洋溢着收穫的快樂。我們邊拔邊吃，一會兒便清香果腹，神氣倍增，於是又拍手唱起童謠來：「咕嚕（拔茅根時發出的聲音），咕嚕，上山拉犁。今年吃了，明年還你。」

其實，卑微的茅草是不需要我們選的，它只懂得默默奉獻；而我們這些「吃貨」也沒什麼東西可選，只是小小的童心已經懂得感恩，感激茅草的無私奉獻精神。

夏末秋初，各類莊稼競相生長，田野裡撈起連綿無邊的青紗帳。這時，秸稈肥壯的春粟已長到一人多高，且腰部結出了吐着紅纓的棒子，這又為我們提供了「咍甜稈」的大好機會。

「甜稈」就是含有糖分的粟米秸。昔日在農村，糖是奢侈品，除了年節外，平時很難吃到。而「甜稈」則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糖源。當我們在田裡幫大人幹活，累了休息時，便帶上一把鐮刀，到粟米地裡尋找「孤寡」。「孤寡」就是不結棒子的粟米，這種粟米的養分無果實可供，便貯存在秸稈中，成為含糖分最多的「甜稈」。將「孤寡」的秸稈從根部砍下，搗掉葉子，再劈去硬皮，便露出一節節嫩嫩多汁的甜糯。咬一口，慢慢咀嚼，那個甜啊，簡直把牙都甜掉了！這「甜掉牙」的「甜稈」因茬地不同也有多種，如沙土地的砂糖味、粘土地的紅糖味……但不管是哪種味，都離不開特有的家鄉味。這樣的滋味妙不可言。為了我們的日子裡，儘管我吃過各種各樣的糖果，但都找不到當初「咍甜稈」的感覺，品

不出那種滋味。

當秋季高粱抽穗的時候，又有一種叫「烏霉」的美食向我們招手，於是我們尋食的目標，又轉向「打烏霉」上。

「烏霉」是高粱感染真菌後抽出的黑穗。這種黑穗狀如圓棍，表皮灰白色，裡面包着黑色的粉絲。現代科技認為，高粱烏霉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和藥用價值，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礦物質、維生素等營養成分，還有人體必需的八種氨基酸、真菌多糖及膳食纖維等活性多糖，是理想的天然保健食品。但在當時，我們並不了解這些，只知道烏霉好吃易得，能夠解饑充飢，所以一發現生着烏霉的高粱，立即把它的頭割下來，掰下烏霉，大口吞食。那滋味，綿軟帶甜，愈嚼愈香，就像吃黑糯米似的，吃上幾塊就飽了。然而吃過烏霉後，人人都成了黑臉包公，連牙齒都成了黑的。我們互相取笑着來到小河邊，掬起清清的河水連洗帶喝，不一會臉也洗淨了，肚子也灌飽了，便心滿意足地回到家中。再吃家中的飯菜，反覺沒了味道。

冬天，田野裡沒有莊稼，草木都已枯萎，到處一片荒涼景象，哪裡尋找美食？不過，我們總有辦法。這時從樹枝上摘「薄將」，便成為我們又一覓食之道。

「薄將」即螳螂的卵鞘，學名叫螳螂。深秋，雌螳螂將卵產在膠狀的巢中，就是常說的螳螂。螳螂是半圓或橢圓狀，灰褐色，有指頭肚大小，

像一間間玲瓏的「小屋」，牢固地黏附在樹枝上。這些「小屋」平時不易被人發現，但冬天樹葉一落，則很容易成為我們獵取的目標。當我們嘴饞時，便跑到村邊的樹林中，以摘「薄將」為樂。將這些「戰利品」從乾枯的樹枝上掰下，裝滿口袋，便高高興興地拿回家中，放到「鍋頭」裡用熱草灰焙燒。不多時，香味就飄出，「薄將」烤熟。把它放進嘴裡一嚼，便有一股淡黃色的液汁從鞘中噴出，繞齒沾頰，滿嘴溢香。這樣一邊嚼着「美味」，一邊唱謠自嘲：「吃薄將，喝薄將，吃了薄將不尿床。不尿床，做新郎，乾乾淨淨娶新娘……」這童謠雖是玩笑話，卻不無科學道理。長大後我才知道，這小小螳螂也堪大用。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上就說過：「其子房名螳螂子，其狀輕飄如緒也。村人每食焦餉小兒，云止夜尿。」這說明螳螂是治療小兒尿床的良藥。此外，中醫還利用它治療尿頻、腎虛、凍瘡等多種疾病。原來，這螳螂既是美食，又是良藥，其價值豈可小覷？

如今年紀大了，離鄉日久，再也難見那些曾以微賤的生命滋養過我們的鄉野美食了，但我對它們卻非常懷念。因為在它們身上，承載着太多童真，太多樂趣，太多關愛，太多奉獻，也承載着太多、太濃的鄉愁。它們就像珍貴的文物一樣，當回望它們時，時間愈久，愈有審美價值，但這種美是不可複製的，也是任何現代版的美味佳餚所無法替代的！

七嘴八舌

小臻

看到了為了逃離中東戰禍，不少敘利亞和阿富汗難民爭相偷渡到歐洲，希望找到安定和平的社會重建家園。看到不同國家發生不同形式的災難，傷亡慘重時，很感恩香港仍是福地。每當港人在外地出事，港府第一時間派員前往協助家屬，就感到做香港人很幸福。要知道人在外地發生意外那種惶恐是可以想像，所以作為香港人，我很愛香港，憎恨那些破壞香港、損害香港的一切行為，亦很看不起那些損害了香港又將責任推卸給別人的垃圾議員和政客。

對司法制度存疑

當年港英管治班子幾乎全體過渡到特區政府，導致特區政府充斥陽奉陰違、獨善其身的官員，特首是沒有屬於自己的「馬」，如何馳騁沙場？港府根本無法順利施政。

司法的確必須要有沒有人可以凌駕其上，但執行司法制度的也是人，不是神，那些人的思維價值觀足以令神聖的司法制度出現缺陷，判決不一定有利社會穩定發展，舉例非法「佔中」期間，明明是製造暴亂阻撓警員執法，挑戰警察維持社會安定的權力；明明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認識一位教唱歌的老師，他指學生天資各有不同，是否具有天分極易區分，他因因材施教一視同仁，對沒天分而熱愛唱歌的學生，他其中一句鼓勵說話是：「開心便足矣！」

你我都擁過人天資

上天很公平，每個人都有過人之處，就如寶石礦場藏在某一處只待自己去發掘。如果仍未發掘出自己的寶藏，不妨大膽去嘗試不同的活動。

最近在飛機上一口氣看了兩齣電影，分別是Boyz n the《唱出我天地》和Max《數造天才》，都是講天資過人的男孩子。《唱出我天地》的男主角家庭背景的不愉快令他成為反叛、沒安全感的男人，他天賦一把天籟之音，有幸獲校長安排到著名的男童合唱團學院學習，由愛心導師指導，最終把天資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從中學會珍惜生命中的所有。《數造天才》講一個患自闭症男孩，從小他眼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數學模式，腦袋像部計算機不停在運作，和別人眼中所看的全不一樣，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不曉得和人溝通，最後純真的愛打破了他封閉的世界。兩齣都是好電影，尤其是後者，我向香港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推薦，希望他們能助子女和學子發掘他們的寶藏。

有些人天分一眼便看得出來。我有一對朋友夫婦都是音樂家，男彈琴女唱歌，我首次見他們的女兒時她才五歲，她聲音如銅鈴般清脆響亮，簡單一句說話已字字清晰，音調抑揚頓挫，像小黃鶯在唱歌，實在可以肯定她是天生的歌唱家，只要她願唱便已經很吸引。

認識一些美術別有天分的人，別人看到天空一片藍的時候，他們看到藍天有紫、紅、橙、黃等等色彩，於是他們作品呈現出豐富的色調；有些人的眼睛像一把尺，一眼就看出室內空間的尺寸，他們的作品表現分毫不差，是極佳的臨摹高手。沒這能力的人都難以理解。

沒這些天資的，要花多少努力才可以有這樣效果？所以別走錯方向，要發掘出自己真正的寶石。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沒有國界的，例如在中國的傳統媒體正紛紛「出牆」，美國的傳統媒體也大多「前途暗淡」。不久前，美國沃克斯網站有一篇報道說，《華盛頓郵報》的保羅·法里認為，不僅是報紙，各個有線新聞電視台目前的處境與報紙十年前處境類似：受眾老化，受到新技術影響，難以滿足新一代受眾正在養成的習慣和偏好。他還說：「這些有線新聞電視台將以海明威筆下一個遭遇金融失敗的角色相同的方式面臨破產：漸漸地，然後，突然之間。」

fb的「新聞」故事

就在這時，有一個偉大的美國青年出手相救了。這個好青年就是擁有十四億用戶的美社交網站facebook（fb）的創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據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道，近幾個月來，fb一直私下裡與至少六家媒體公司進行談判，討論在facebook內登載新聞內容的可能性，而不是讓用戶點擊鏈接，進入外部網站。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目前的這種鏈接方式「需要打開一個網頁瀏覽器，通常需要約八秒的時間進行加載。它認為時間太長了，尤其是在移動設備上。為了捕捉讀者的眼球，一分一秒都至關重要」。小狸認為，這就是朱克伯格堪稱偉大之處，他總是從用戶的切身體驗來考慮自己工作的出發點，他應該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什麼「新聞」的「救世主」。

曾公開表示，希望使在網上消費新聞內容的體驗變得更加完美。但朱克伯格的這種「改開」，當然也會觸碰傳統新聞界的一些奶酪，實際上，「沒有什麼能像fb那樣吸引著新聞機構，也沒有什麼能像fb那樣使他們更緊張」。但朱克伯格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據同一篇報道說：「fb已經探討了讓媒體機構通過廣告來賺錢的方式。」

此外，「記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可能抗拒變化」，美國《石英》財經網站也有報道說：「但是，我們都同意一件事：我們希望我們的作品被人讀、被人看、被人聽。要做到這點，我們就必須去讀者、觀眾和聽眾集中的地方。我們不能再堅持讓讀者找我們。今天，這個集中地就是fb。」

就這樣，水到渠成。今年五月十三日，《紐約時報》網站正式報道說：「fb網站謠傳已久的直接登載新聞機構文章的計劃於今天開始實現。」從此，「對沒有耐心的智能手機用戶而言，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即時文章』的下載速度將比平時快十倍，因為讀者會繼續停留在fb網站上，而無須跟隨鏈接進入另一個網站。」

至此，fb的「新聞」故事告一段落。不過，fb作為一個強大的新聞分發者的角色，還是令新聞行業的許多人不感不安。很顯然，這則故事的下文還會繼續「於無聲處聽驚雷」。